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江統

統字應元，陳留圉人。元康中為華陰令，遷中郎，轉太子洗馬，後為博士尚書郎，參大司馬齊王冏軍事，遷廷尉正，歷成都王穎記室，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兗州別駕，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有集十卷。

徂淮賦

戾鄖城而倚軒，實蕭公之故國。（通典一百七十七）

函谷關賦

登彼函谷，爰覽巨陵，地險逶迤，山阜相承，深谿累降，脩嶺重升，下杳冥而幽曖，上穹崇而高興，帶以河洛，重以崤阻，經略封畿，因固設險，異服則呵，奇言必撿，過姦宄于未萌，殿邪僞于萌漸，及文仲

之斯廢乃違仁而受貶聖王制典蓋召防淫蕩里順軌壃場不侵撫四夷而守境豈恃阻于高岑彼桀紂召顛墜非山河而不深顧晉平之愛險獲汝叔之忠箴鄙魏武之墜志嘉吳起之弘心末代陵遲惡嬴氏之叛渙乃因茲而自增下凌上替山冢崒崩覽孟嘗之獲免賴博愛而多寵惟七國之西征仰斯阻而震恐豈陝險之難犯將羣帥之無勇咨漢祖之絕關又見敗于尉項尹喜爰處樹妙研精李老西徂五千遺聲張旅既入穰侯乃傾營陵之出粟築田生衛鞅及商喪宗摧名終軍棄繻擁節飛榮覩浮僞于末俗思玄貞乎大庭初學記七

酒誥

酒之所興乃自上皇或云儀狄一曰杜康有飯不盡委餘空桑本出于此不由奇方歷代悠遠經口彌長稽古五帝上邁三王雖曰賢聖亦咸斯嘗書鈔一百四十八引兩條

上疏言授官與本名同宜改選

臺選臣叔父春爲安成郡宜春縣令與縣同名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不在改選之例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爲臣子開地不爲祖父之身也今身名所加亦施于臣子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典諱尊之義若詭辭迴避則爲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名嚴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改易私名以避官稱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既合于義爲弘

晉書江統傳　通典一百四

理陸雲上成都王穎疏

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懷不敢不獻昨聞教以陸機

後失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誡者也、且聞重教、以機圖爲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愼、今明公興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縣于漏刻、泰平之期、不旦則夕矣、機兄弟竝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羣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機有反逆之徵、宜令王粹牽秀檢校其事、令事驗顯然、暴之萬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爲晚、今此舉措、實爲太重、得則足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令審諦、不可不令詳愼、統等區區、非爲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敢竭愚戇、以備誹謗、晉書陸雲傳、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屬江統蔡克棗嵩等上疏云云

謁拜議

以爲諸郡吏都無太守伯叔兄敬者，近臣君服斯服，然則朝餘佐以下左右皆可從君而拜，君所拜統士。古者見賓主皆拜，今日非君臣上下，則不拜君之新親者，唯除佐小吏，則可君拜斯拜矣。君之諸父無道謂之事。甲辰議臣見諸王直恭敬而已，無鞭板拜揖，雖于皇帝爲諸祖諸父，其義皆同。又河南河內諸郡吏前後亦爲太守伯叔兄謁拜者，其比甚衆矣。御覽五百四十二

太子母喪廢樂議永嘉元年冬

春秋傳曰：母以子貴。而儒者謂傳重非嫡，服同衆子。經無明據，于義爲短。今愍懷太子正位東宮，繼體承業，監國嘗膳，既處其重，無緣復議其輕制也。二年正會，不宜舉樂。通典一百四十七

奔赴山陵議

往者湯陰之役，羣寮奔散，義兵既起，而不附從，主上旋宮，又不歸

罪至于晏駕之日山陵初安而猶不到自臺郎御史以上應受義責加貶絕注列黃紙不得敘用迄于先有他故去職或以喪疾免散仍遇兵隱遁山澤者宜與上牒異制春秋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外孫甯之變蘧瑗出關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未足多責也及至奔赴不及在哀致身後于山陵故當從時宜以立褒貶依王政而正準繩不可偏抗古義以傷今實也承詔書而制奔赴之期以爲分別遠近則典而不暢檢校險易則密而不弘故擬七月之典以議今事違官名問特遁者過期不到宜依準退免法注列黃紙三年乃得敘用又自非盟主所授而諸侯州伯所用故不得奔赴宜與下牒同罰春秋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此上之行乎下也諸侯州伯輒留應赴之人而令失節于王庭坐于周官九伐之法應在犯令陵政之條請臺平處正其例黜 通典八十惠帝崩司徒左長史江統議奔赴山陵云云

大喪未終正會廢樂議 永嘉元年冬

自古帝王相承雖世及有異而受重同禮王侯尊殊得臣諸父兄弟故曰僖嗣閔左氏謂之逆祀雖代變時殊質文不同至于受重尊祖敬宗其義一也書稱遏密諒闇之事或曰縗麻卒禮或曰心喪終制故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曰王宴樂已早二年正會不宜作樂通典一百四十七

陽秋之義去樂卒事宋書禮志三

拜時有周喪議

已拜舅姑者宜準女在塗之禮齊縗大功三月既葬可迎婦案禮記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則改服赴喪女之父母死則反而服周今已拜舅姑其義全于在塗也降其親而服夫黨非婦而何禮父母既沒而娶三月廟見成婦之義舅姑存則盥饋特豚以成婦道皆明重其成婦不繫其成妻也然則未廟見女死還葬于女氏若已見舅姑雖則衽席之接固當歸葬于夫家此非可否之斷乎禮壻

親迎女未至而有齊縗大功之喪男不入改服于外次女入改服于內次卽位哭又齊縗大功之喪三月既葬雖不可以納徵而可正御矣通典五十九永嘉中太常潘尼爲子娶黄門郎李循女已拜時後各有周喪潘迎婦李遣女國子博士江統侍中許遐議同

諫愍懷太子書

臣聞古之爲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遜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納

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爲首虞舜之德以孝爲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爲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爲世子可謂篤于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爲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强不息之謂也

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叡喆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曰五臣、與周文曰四友、隆、及成王之爲太子也、則周召爲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挺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逮侍臣、覲見賓客、得令接盡塞否之情、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明之風扇于前人、弘範令軌、永爲後式

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爲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脩之者、晉僖以約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篳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脩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脩之者、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遂其淸德、此皆聖王明君賢臣智士之所

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王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爲之者，至于丹楹刻角、繇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鍾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爲後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精。臣等以爲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爲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劒者，馬以駕鼓車，劒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郎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爲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

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聽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離

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旦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菜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為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為圃，仲尼不答；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冉相放，莫以為恥，乘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麪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問。

其五曰：竊見禁土，令不得繕脩牆壁，動正屋瓦，臣以為此既違典籍舊義，且以拘攣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于事為宜。晉書江統傳

徙戎論

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

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㠯道化率導、而㠯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㠯殷之高宗武丁、而憊于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漢祖困于白登、孝文軍于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㠯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蕭望之議㠯不臣、是㠯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㠯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為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㠯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㠯為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

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閒，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種。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卻，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代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氐，以為行衛，于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于

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乃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于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㠯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御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㠯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忲終于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為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為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于秦川欲㠯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盖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㠯為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㠯涇渭之流溉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㠯為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

士庶漸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于骨髓至于孳育衆盛則坐生其奸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怨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薦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惡初

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寇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瘁之眾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猾擅相署號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眾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為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致于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逷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為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于未有理之于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

敗爲功値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
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
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
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于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
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
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
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
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
拓迹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
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
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來降附遂令入塞居于漠南
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慬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
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于彌扶羅求助于漢以討其

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己一部太強、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于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于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于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毌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已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于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己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己綏四方、德施永世、于計爲長、晉書江統傳、又羣書治要三十引晉書、又通典一百八十九、御覽七百九十四

正刑論書鈔五十五引王隱晉書江統爲廷尉正作正刑論文今佚

弧矢銘

幽都筋角。會稽竹矢。率土名珍。東南之美。易以狐威。詩以蠻兕伐叛柔服。用威不踰。初學記二十二。御覽三百五十

珍珠銘

嗣茲陰景。係晷太陽。嘉彼介生。厥聲昌章。藝文類聚八十四。初學記二十七。介生作金生

江虨

虨一作彪。字思玄。統子。州舉秀才。參平南溫嶠軍事。還爲州別駕。辟司空郗鑒掾。除長山令。鑒又請爲司馬。轉黃門郎。庾冰鎮江州。請爲車騎長史。尋爲庾翼諮議參軍。復補長史。以平于瓚功。除尚書吏部郎。遷御史中丞。侍中。吏部尚書。永和中。拜護軍將軍。出補會稽內史。加右軍將軍。代王彪之爲尚書僕射。復轉護軍將軍。領國子祭酒。有集五卷。

立琅邪王議 升平五年

兄弟不相為後、雖是舊說、而經無明據、此語不得施于王者、王者雖兄弟既為君臣、則同父子、故魯躋僖公、春秋所譏、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閔公弟也、而同于父、僖公兄也、而齊于子、既明尊之道、不得復敘親之本也、公羊傳曰、逆祀者何、先禰而後祖、穀梁傳曰、先親後祖、逆祀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兄弟也、由君臣而相後、三傳之明、義如此、則承繼有敘、而上下洽通、于義為允、應繼大行皇帝、通典八十

尊周貴人為皇太妃議 隆和元年

虞舜體仁孝之性、盡事親之禮、貴為天王、富有四海、而瞽叟無立錐之地、一級之頒、蒸蒸之心、昊天罔極、盛常忍父卑賤、不以徽號顯之、豈不以子無爵父之道、理窮義屈、靡所厝情者哉、春秋經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父母之于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言

子爵不加父母也或曰爲子爵不加父母則武王何以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乎周之三王德配天地王迹之興自此始也是以武王仰尋前緒遂奉天命追崇祖考明不以子爵加父母也案禮幼不誄長賤不誄貴幼賤猶不得表彰長貴况敢錫之以榮命邪漢祖感家令之言而尊太公荀悅以爲孝莫大于嚴父而以子貴加之父母家令之言過矣爰逮孝章不上賈貴人以尊號而厚其金寶幣帛非子道之不至也蓋聖典不可踰也當春秋時庶子承國其母得爲夫人不審直子命母邪故當告于宗祧以先君之命命之邪竊見詔書當臨軒拜授貴人爲皇太妃今稱皇帝策命命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拜授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雖顯明國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載之方策以示後世無乃不順乎竊謂應告顯宗之廟稱貴人仁淑之至宜加殊禮以酬鞠育

之惠希先靈之命事不在已妃后雖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殯無稱妃焉桓公謂宜進號太夫人非不允也如以夫人爲少可言皇太夫人皇君也君太夫人于名禮順矣晉書禮志下

庾家爲孝庾后服議 太和六年

案賀公記天子諸侯五屬之內雖不服職爲臣皆斬縗爲夫人則齊縗周天子諸侯旣同后夫人亦不可得異但文有詳略耳子姪服周諸婦非復五屬之例謂當從降夫一等 通典八十一孝后崩庾家訪服議并江逌

云

答高崧訪 崧字茂琰廣陵人晉書作嵩

案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又以小功卒哭可以娶妻此悉是明文正例當不如范語爲此議者皆于爲婚之主也娶婦則父爲主娶妻則已爲主故父大功之末不得行此嘉禮至于已小功之末則可行之又禮稱娶妻則是無父之子又未大功

之不安婦于禮例猶尙不安今所爲者重所防者輕又平時人由來之比自不致嫌通典六十高崧訪江彪答案即江彪晉書本作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八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江淵

淵統從子，大興中爲博士。

王式事議

繼父嘗同居而後別者，繼子猶制齊縗三月。案王式母之事式父，存則崇敬妻道無愆，歿則制服，旣葬乃歸，伉儷之義大較爲舉，但不能遂居哀次，以此爲失。方之繼父，恩義爲崇，式爲人子，愼終志篤，豈忍以母節小闕而不行服哉。是以俛仰盡從其重，今報以周，推心乃安。觀過知仁，式近有也。昔季路服姊，周而不降，仲尼抑而不貶焉。君子以情恕物，謂式之所行，免于戾矣。通典九十四作江泉，卽江淵，唐避諱改。

遭亂父母乖離議

流迸離隔便令行喪案舊事未覩其例皆卒亟致賻春秋譏其豫凶事子路赴衛仲尼雖知必死須使者至而哭之然則吉凶事大存亡應審方令正道始通各令尋求之理盡乃後行喪于禮未失通典九十八作江泉

墓毀服議

凡所以改葬者必由丘墓崩壞露殯其痛一也愚以為發墓依改葬服緦三月漢時有盜高廟寶器者遂禮之土以為其罪輕于盜長陵之土雖同主于敬事實有異愚以為墓毀更復不應比廟災而不行服也通典一百二

招魂葬議

凡葬之言藏所以閉藏屍柩非為魂也今招魂而葬無屍而殯或無殯而窆各任近情以長虛事非禮所許宜如司徒所上以明永制通典一百三

江逌

逌字道載，統從子。歷蔡謨征北參軍，何充驃騎功曹，試守太末令，遷吳令，殷浩引爲中軍諮議參軍，遷長史，免，除中書郎，升平中遷吏部郎，長兼侍中，領本州大中正，遷太常，有集九卷。

風賦

惟渾成之旣載兮，統天地以資始。綱宇宙以結羅兮，洞萬形而通紀。莫適柔健，靡測陰陽。于音固徵，在體無方。假姿眾象，借韻宮商。若颸颲狂震，觸物怒號，卷揚江海，迴拔陵嶠，巨鵾迸懾以退翼，爰居喪氣而遐逝。藝文類聚一

述歸賦

時逌逝其何速，素秋奄以告季。虛柳中于昏日，羲和循于房位。微寒淒其薄人，凝霜粲其朝墜。林飄飄以灑葉，隰芒芒而摧穢。菊發華于高丘，雁辭北以南裔。藝文類聚三

井賦

惟大朴之既判兮，聖應務以表靈，演八卦以極用兮，運五材以贊生，鑽丹曜于金石兮，引黃泉乎沓冥，巽下火而鼎立兮，木上水而井成，于是大制既契，物遵其徵，厥遂瓜分，廬宅星列，備家給之永用，鑿階庭而制穴，穿重壤之十仞兮，構玉甃之百節，營之不日，既汲既渫，潛流熠熠，襲泉洌洌，含七德以幾道兮，盡衆善而莫伐，挹之不損，酌之不充，納而不處其有，與而不匱其豐，先王借象以辨義，君子擬淡以自綏，神龍來蟠以育鱗，列仙一漱而雲飛。（藝文類聚九、初學記七）

羽扇賦

惟羽類之攸出，生東南之遐嵎，育庶族于雲藪，散宗儔于具區，色非一采，或素或玄，肌平理暢，玫澤冰鮮，戢之則藏，奮之則舉，含之以爽，用之以暑，翩翻猗狔于一掌，引長風乎曾襟，蕩煩垢于體外，流

妙氣于中心。藝文類聚六十九

在于鳥。爲淩虛之翰。在于人。爲揮風之羽。高下多少。隨人所舉。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

竹賦

有嘉生之美竹。挺純姿于自然。含虛中以象道。體圓質以儀天。託宗爽塏。列族圃田。緣崇嶺。帶迴川。薄循隰。行平原。故能淩驚風。茂寒鄉。藉堅冰。負雪霜。振葳蕤。扇芬芳。翕幽液以潤本。承清露以擢莖。拂景雲以容與。拊惠風而迴縈。藝文類聚八十九 御覽九百六十二

諫鑿北池表 藝文類聚題如此晉書作上疏

伏承當鑿北池。及立閣道。雖湫陋小。用功甚微。又役不擾民。賦不及外。至簡至約。誠不可加。然于愚懷。實有眷眷。臣聞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貴賤。建靈臺。浚辟雍。立宮館。設苑囿。所以弘於皇之尊。彰臨下之義。前

聖創其禮後代遵其矩當代之君咸營斯事周宣興百堵之作鴻雁歌安宅之歡魯僖脩泮水之宮採芹有思樂之頌蓋上之有爲非予欲是盈下之奉上不以劬勞爲勤此自古之令典軌儀之大式也夫理無常然三正相詭司牧之體與世而移致飾則素故賁返于剝有大必盈則受之以謙損上益下順兆庶之悅享以二簋用至約之義是以唐虞流化于茅茨夏禹垂美于卑室過儉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聖行之以致至道漢高祖嘗營建之始怒宮庫之壯孝文處既富之世愛十家之產亦以播惠當時著稱來葉今者二虜未殄神州荒蕪舉江左之衆經略艱難漕揚越之粟北饋河洛兵不獲戢運戍悠遠倉庫內罄百姓力竭加春夏以來水旱爲害遠近之收普減常年財傷人困大役未已軍國之用無所取給方之往代豐弊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質天縱凝曠淸虛關日新之盛茂欽明之量無欲體于自然沖素刑乎萬

國韶既盡美則必盡善宜養以玄虛守以無爲登覽不以臺榭游豫不以苑沼偃息畢于仁義馳騁極于六蓺撫巍巍之隆鑒二代之文仰味義農俯尋周孔其爲逍遥足以尊道德之輔親搢紳之秀聘咨以時顧問不倦獻替諷諫日月而聞則庶績惟凝六合咸熙中興之盛邁于殷宗休嘉之慶流乎無窮昔漢起德陽鍾離抗言魏營宮殿陳羣正辭臣雖才非若人然職忝近侍言不足採而義在以聞（蓺文類聚九 晉書江逌傳）

上疏諫修洪祀

臣尋史漢舊制蓺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于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惟說爲祀而不載儀注此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參校案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于雲陽祭地于汾陰在于別宮遥拜不詣壇所其餘羣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圜丘方澤列于郊野今若于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羣神之

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乖常式臣聞妖眚之發所以鑒悟時主故寅畏上通則宋災退度德禮增脩則殷道以隆此往代之成驗不易之定理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祗戒之誠達于天人在予之懼忘寢與食仰虔玄象俯凝庶政嘉祥之應實在今日而猶乾乾夕惕思廣茲道誠實聖懷殷勤之至然洪祀有書無儀不行于世詢訪時學莫識其禮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案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修其失不小（晉書江逌傳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于太極前殿親執虔肅冀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逌上疏諫云云）

又上疏

臣謹更思尋參之時事今强戎據于關雒狡猾縱于河朔封豕四逸虔劉神州長旌不卷鉦鼓日戒兵疲人困歲無休已人事弊于下則七曜錯于上災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頃者以來無乃大異彼

月之蝕，義見詩人，星辰莫同，載于五行，故洪範不目爲沴。陛下今目晷度之失，同之六沴，引其輕變方之重眚，求已篤于禹湯，發勤踰乎日昃。將脩大祀，目禮神祇。傳曰：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號，祀必有義。案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略，而無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奠，儀法所用，闕略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皆闕，有所施補，則不統其源。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受法不究，則不敢厝心，誠目五行深遠，神道幽昧，探賾之求，難目常思，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至精，孰能與此。晉書江逌傳，帝不納，逌又上疏云云

奏諫山陵用寶器

目宣皇帝顧命終制，山陵不設明器，目貽後則，景帝奉遵遺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無所施設，惟脯糒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玄宮，始用寶劍金舄，御覽作內寶金舄此蓋太妃罔御覽作因已之

情實違先志累世之法今外欲已爲故事臣請述先旨停此二物

晉書江逌傳御覽五百五十二又七百五十七

逸民箴

至人應務是統是營乃制上下以牧羣生君位孰在匪聖伊明賢愚相奉臣主以成如彼百節各役天形率分委質仰應一情心膂有位股肱有經豈以處下爲戚爲樂各安其所雖體用乎夫設爵列土懸以垂旌卑尊之級貴賤之名匪以榮物之役實大猷而是經處逸之士亦眷于時行矣先覺稍俗長辭明乎發患故超爾不疑解髮靈崖被褐絃絲飄飄臺上輕舉高之穆穆二仲攜策相期盤幽隱寂與物無治凡厥後來順乃所往鑒茲俗累戒于顛蕩無殉外物心類枝養無棄恬曠憂勤是學林人司箴敢進善辭藝文類聚三十六

晉據

攄字顏遠，譙國譙人，魏大司馬休曾孫，與左思俱爲齊王冏記室。元康末爲洛陽令，後爲襄陽太守、征南司馬，永嘉二年，討流人王逌敗死，有集三卷。

述志賦

慕浮雲以抗操，耽曾參之自娛，羨首陽之皎節，歎南山之高疏，哀夫差之淫惑，詠楚懷之失圖，悲伍員之沉悼，痛屈平之無辜，嘉沮溺之隱約，羨接輿之狂歌，顧大雅之先智，緯明哲之所經，微見機而遂逝，比舍生而親名，道殊塗而同歸，要踰世而並榮，舜拘忤于焚廩，孔怵惕于陳匡，紛迍邅之若斯，何遭遇之可常，情怳惚以回迷，夢乘雲而飛颺，駕麟鳳之靡靡，載龍旗之洋洋，周九州而騁目，登四岳而永望，承聖喆而砥礪，奮羽儀而翱翔，披蘭芃之芳華，帶鍾山之玉英，飾吾冠之岌岌，美吾珮之玲玲，悲盛衰之遞處，情悠悠以紆結，攬萱草以掩淚，曾一歎而九咽。藝文類聚二十六

感舊賦

胡馬仰朔雲越鳥巢南樹文選赭白馬賦注

圍棊賦并序

昔班固造奕旨之論馬融有圍棊之賦擬軍政以爲本引兵家以爲喻蓋宣尼之所以稱美而君子之所以游慮也既好其事而壯其辭聊因翰墨述而賦焉其辭曰

局則鄧林之木予班所造雖方砥平素質玄道犀角象牙是錯是礪內含光潤形亦應制于是二敵交行星羅碁列雲會中區網布四裔合圍促陣交相侵伐用兵之象六軍之際也張甄設伏挑敵誘寇縱敗先鋒要勝後復尋道爲場頻戰累鬬夫保角依邊處山營也隔道相望夾水兵也二鬬共生皆目并也持綦合口連理形也覽斯戲以廣思儀羣方之妙理訝奇變之可嘉思孫吳與白起世既平而功絕局告成而巧止當無爲之餘日差見玩于君子藝文

類聚七十四

良馬蹀足、輕車結輪、

曹毗

毗字輔佐、攄從子、郡察孝廉、除郎中、蔡謨薦補著作佐郎、遷句章令、徵為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歷鎮軍從事中郎、出為下邳太守、累遷至光祿勳、有集十五卷、

秋興賦

素秋始啟、清風激暑、葉零玉階、柯委勁楚、離禽嚶嚶而晨鳴、蠌帷翩翩已微、舉夕露積潤于蘭庭、秋蟲屬響乎廊宇、初學記三

涉江賦

迄趙屯、歷彭川、循岸靡靡、莞葦芊芊、紫蓮被翠波而抗英、碧樵乘天岸而星懸、百籟夕奏、山精夜然、狂飆蕭瑟、巨洞駭洪、濤突兀而橫峙、爾乃江豨彭澔、夜火煇煥、淩錯吐鮏、駭鯨噴瀾、朱蜂于是汎

波文魚于是登岸、藝文類聚八

觀濤賦

伊山氷之遼迴、何秋月之淒淸、瞻滄津之騰起、覩雲濤之來征、爾其勢也、發源濆溢、迴衝天非、灑拂滄漢、遙槩星景、伍子結誓于陰府、洪湍應期而來、驟汨如八風俱臻、隗若崑崙抗嶺、藝文類聚九

于是神鯨來往、乘波躍鱗、御覽九百三十八

水賦

魚喪成島嶼之墟、目將爲明月之珠、御覽九百三十八不著名疑承上曹毗今附此俟攷

湘中賦 初學記作湘表賦

其竹則篔簹白烏、寶中紺族、濱榮幽渚、繁宗隈曲、萋蒨陵丘、嫢逿重谷、齊民要術十初學記二十八

魏都賦

百藏之庫、戎儲攸歸、御覽一百九十一

檉柏振露緑椅停霜、御覽九百六十一
果則谷椶山桴、御覽九百七十四
柴梨朱亦、篋桃丹聚、御覽九百六十七
英梅楊李、若榴蘡棣、御覽九百七十三九百七十四
楊都賦
海豬鯨鰌、御覽九百四十
臨園賦
青霞曳于前阿、素霧流于森管、文選恨賦注又沈約鍾山詩注
詠冶賦
冶石爲器、千爐齊設、御覽八百三十三
冶成賦
含彩可以寶珍、文選鮑照行樂至城東橋詩注
箜篌賦

嶧陽之桐梔穎嚴標清泉潤根女蘿被條爾乃楚班制器窮妙極巧龍身鳳頸連翩窈窕纓以金采絡以翠藻其絃則烏號之絲用應所任體勁質朗虛置自吟于是召倡人命妙姿御新奇酌金罍發愁吟引吳妃湖上飛沓以平雅前溪摧藏而懷就來郭念于遠人參潭愁于永遠　藝文類聚四十四又初學記十六引兩條

鸚武賦并序

余在直見交州獻鸚武鳥嘉其有智歎其籠樊乃賦之曰

其形則雄顧鵠眄鷹跱鴈息丹喙含映紺茈煥翼森森脩尾蔚蔚紅臆金采員嬰于雙眸朱蕤燗暉于首側　藝文類聚九十一初學記三十

馬射賦

脩埒坦其平舒　文選赭白馬賦注

奔電無以追其蹤逸羽不能企其足狀若騰虹而登紫霄目侶晨景之駭狀木體與機會動躡驚風于是抗孫陽之轡彎繁弱之弓

輕足僊其雲合、妙手于焉爭雄、九十二 [illegible]

對偶

或問曾子曰、大寶㠯含珍爲貴、士㠯藏器爲峻、嶙㠯絕迹標奇、松㠯負霜稱雋、是㠯蘭生幽澗、玉韞千仞、故于州滓滄瀾、而龍蟠炅柔、忽萬乘㠯解印、虞公辭崇巖㠯順祇、梁生遁南越㠯保眞、因能全眞養私、爽迹洞闢、陵冬揚芳、披雪獨振也、今子少晞冥風、弱挺秀容、奇發幼齡、翰披孺童、吐辭則藻落揚班、抗心則志擬高鴻、味道則理貫莊肆、研妙則穎奪䆊餘、固㠯騰廣莫而萋儔排素薄而青蔥者矣、何必㠯刑禮爲己任、申韓爲宏通、既登東觀染史筆、又據太學理儒功、曾無玄韻淡泊、逸氣虛洞、養采幽蹊、晦明蒙籠、不追林棲之迹、不希抱鱗之龍、不營練眞之術、不慕內聽之聰、而處汎位㠯核物、屑塵教㠯自蒙、負鹽車㠯顯能、飾一己㠯求恭、退不居漆園之場、出不蹈曾城之衢、游不踐綽約之室、趣不希驂騑之

蹤，徒以區區之懷，而整名目之典，覆簣之量，而塞北川之洪，檢名實乎俄頃之閒，定得失乎一管之鋒，予若謂我果是邪，則是不必以合俗，子若云俗果非邪，則俗非不可以苟從，俗我紛以交爭，利害渾而彌重，何異執朽轡以御逸駟，承勁風以振秋蓬，役恬性以充勞府，對羣物以搦怨讐者乎，子不聞乎，終軍之穎，賈生之才，拔奇山東，玉映漢臺，可謂響播六合，聲駭嬰孩，而見毀絳灌之口，身離狼狽之災，由此言之，名為實賓，福萌禍胎，朝敷榮華，夕歸塵埃，未若澄虛心于玄圃，蔭瑤林于蓬萊，絕世事而儔黃綺，鼓泠川而浪龍鯢者矣，蒙竊惑焉，主人煥耳而笑，欣然而言曰，夫兩儀既闢，陰陽汗浩，五才迭用，化生紛擾，萬類云云，孰測其兆，故不登閬風，安以瞻殊目之形，不步崑崙，何以觀恢廓之表，是以迷儀者循一往之智，狷介者守一方之矯，豈知火林之蔚炎，何冰津之擢陽草，故大人達觀，任化昏曉，出不極勞，處不巢勝，在儒亦儒，在道亦道，

運屈則紓其淸暉時中則散其龍藻此蓋員動之用舍非尋常之所寶也今三明互照二氣載宣玄教夕凝朗風晨鮮道以才暢化隨理全故五典剋明于百揆虞音齊響于五絃安期解褐于秀林漁父擺鉤于長川如斯則化無不融道無不延風澄于俗波淸于川方將舞黃虬于慶雲招儀鳳于靈山流玉醴乎華闕秀朱草于庭前何有遯理之患累眞之嫌子徒知辯其說而未測其源明朝菌不可踰晦朔蟪蛄無以觀大年固非管翰之所述聊敬對以終篇 晉書文苑曹毗傳

雙鴻詩序

近東野見有雙鴻者其儀甚美又善鳴舞雖志希青翠之遊身非已有物之可感良謂此也 藝文類聚九十

屏風詩序

予爲黃門在直多懷遂作詩書屏風 御覽七百一

王嘏頌見宋書符瑞志七

黃帝讚

軒轅應玄期幼能總百神體鍊作統初學記五靈妙氣含雲霧津摻石會城岫鑄鼎荊湖濱豁焉天扉闢飄然跨騰鱗儀轡灑長風褰衣躡紫宸藝文類聚十一初學記九

神女杜蘭香傳

神女姓杜字蘭香自云家昔在青草湖風溺大小盡沒香時年三歲西王母接養之于崑崙之山于今千歲矣

蘭香降張碩家輒齎瓦榼酒氣芳馨書鈔一百四十八

香戒張碩曰不宜露頭碩書鈔一百四十二

請雨文

下邳內史曹毗敬告山川諸靈頃節運錯戾旱亢陰消川竭谷虛石流山燋天無纖雲野有橫飆盛夏雁鶩而或涼草木無霜而自

溯邊邊農夫輟耕田畔，悠悠舟人頓棹川岸，裹根山積而中拔，函足垂雰而復散，聖主當膳而減味，牧伯忘餐而過晏，民庶相心而嘶感，搢紳不期而同歎，斯亦𥳑勤之極情，而明靈之達觀矣。藝文類聚一百

繆世應

世應一作應世，爵里未詳。案當在惠帝時

太尉石鑒碑

君爲治書侍御史，朝廷以公雅節不羣，直方其道，仍授準繩之官，類居爪牙之任，鷹揚虎視，而庶僚風靡。書鈔六十二引三條

張翰

翰字季鷹，吳郡吳人，吳大鴻臚儼子。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棄官歸。有集二卷。

首丘賦 見本傳，亡

杖賦

惟萬物之品分、何利人之獨書、中神性之極妙、豈給口之至味、雖至味之御內、乃靡失乎身外、含少壯之自然、假扶我之攸賴、良工登乎曾緣、妙匠鑒乎林阿、顧聊乎睎陽之條、投刃乎直理之柯、方圓適意、洪細可手、躊躇旦夕、欲與永久、儀制裁于一尊、假飾存乎尾首、瑩牙爲其眉額、鏤金爲其紫距、見書鈔一百三十三 藝文類聚六十九又略

豆羹賦

乃有孟秋嘉菽、垂枝挺莢、是刈是穫、充簞盈筐、香鑠和調、周疾赴急、時御一杯、下咽三歎、時在下邑、頗多艱難、空匱之厄、固不緩憐、追念昔日、啜菽永安、藝文類聚八十五初學記二十六二十七御覽八百六十一

太羹居正、衆味歸宗、書鈔一百四十四

詩序

永康之末、疾苦療瘵、故人頗候之、常呂關韻、爲著詩一首、分句改

紙各有別讀、初學記二十一

張韓

韓爵里未詳、案韓疑翰之誤

不用舌論

論者㠯爲心氣相驅、因舌而言、卷舌翕氣、安得暢理、余㠯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徒知無舌之通心、未盡有舌之必通心也、仲尼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謂至精、愈不可聞、樞機之發、主乎榮辱、禍言相尋、召禍甚希、喪元滅族、沒有餘哀、三緘告慎、銘在金人、留侯不得已而掉三寸、亦反初服、而效神仙、靈龜啟兆于有識、前卻可通于千年、鸚武猩猩、鼓弄于籠羅、財無一介之存、普天地之與人物、亦何屑于有言哉、藝文類聚十七

全晉文卷一百七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萬尙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琨

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元康中爲司隸從事歷太尉掾遷著作郎太學博士尚書郎趙王倫以爲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篡位以爲太子詹事冠軍假節齊王冏輔政拜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范陽王虓引爲司馬光熙初封廣武侯永嘉初拜幷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建興初拜大將軍都督幷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進司空都督幷冀幽三州諸軍事爲石勒所敗奔段匹磾建武初轉侍中太尉大興元年爲匹磾所害謚曰愍有集十卷別集十二卷

爲幷州刺史到壺關上表

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忝過任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

胡寇塞路，輒以少擊衆，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卽日達壺口關。臣自涉州疆，目覩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于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危，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覩寇。唯有壺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反，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既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臣伏思此州雖云邊朔，實邇皇畿，南通河內，東連司冀，北捍殊俗，西禦强虜，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銳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尚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綿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速見聽處。晉書劉琨傳

請封索頭猗盧爲代郡公表 晉書劉琨傳 宋書索虜傳

請增荀藩位號表

司空荀藩，朝廷之舊臣，變臣忠勤，乃心皇家，其著之望，唯藩而已。

宜增位號授分陝之重求令臣等有所憑準（御覽二百八引何氏家傳）

謝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表

陛下略臣大愆錄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寵斯曰蟬冕之榮崇曰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臣聞晉文曰郤縠爲元帥而定霸功高祖曰韓信爲大將而成王業咸有敦詩閱禮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振豐功于荆南拓洪基于河北況臣凡陋擬蹤前哲俯惟折衝慮在覆餗昔曹沫三北而收功于柯盟馮異垂翅而奮翼于澠池皆能因敗爲成以功補過陛下宥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雖不逮預聞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所冒承寵命者實欲沒身報國輙死自效要以致命寇場盡其臣節至于寵榮之施非言辭所謝又謁者史蘭殿中中郎王春銜繼至奉詔臣俯尋聖旨伏紙飲淚臣聞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靈厭皇德曾未悔禍蟻狄縱毒于神州夷裔肆虐于上國七廟闕禋祀之饗百官喪

彝倫之序，梓宮淪辱，山陵未兆，率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龍姿日茂，叡質彌光，升區宇于既燬，崇社稷于已替，四海之內，肇有上下，九服之萌，復覩典制。伏惟陛下蒙塵于外，越在秦郊，蒸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歷年，才質駑下，丘山之釁已彰，毫釐之效未著，頃以時宜，權假位號，竟無殲戎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聞，敢緣思款，乞奉先朝之班，苟存偏師之職，赦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功之用，得騁志虜場，快意大逆，雖身膏野草，無恨黃壚，陛下偏恩過隆，曲蒙擢拔，遂授上將，位兼常伯，征討之務，得從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悸，懼于隕越，已爲朝羞。昔申胥不徇伯舉，而成公塌之勳，伍員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凶，無覬古人，其于被堅執銳，致身寇讎，所謂天地之施，群生莫謝，不勝受恩至深，謹拜表陳聞。晉書劉琨傳

人表

逆胡劉聰敢率犬羊馮陵輦轂人神發憤遐邇悲怒伏省詔書相
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史軌糾合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
護軍將軍綝總齊六軍戮力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于
晉路金鼓振于河曲崤函無虔劉之警汧隴有安業之慶斯誠宗
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氣之類莫不引頸況臣之心能無踊
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剋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會匈奴石勒以
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博陵公浚受其偽和為勒所虜勒勢
轉盛欲來襲臣城塢駭懼志在自守又猗盧國內欲生姦謀幸盧
警慮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
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同惡相求其
徒實繁自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
謀慮以圖臣為計闚伺間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
在野天網雖張靈澤未及唯臣孑然與寇為伍自守則稽聰之誅

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慙怖征營痛心疾首形畱所在神馳寇庭秋穀既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首啟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國沒而無恨晉書劉琨傳

讓司空表 晉書劉琨傳文佚

勸進表

否泰之運古今迭有宗子有明德易常不由多難以隆中興故獫允發風以啟宣王巨猾竊漢乃發光武陛下天授至德聰明神武勞謙恭已卑以自牧體伯禽經營之誠行公旦吐握之事上崇勤王之義下垂庇民之量收羅俊乂任賢以能綏爰陝東化流無外戎狄荒服請事率職重譯納貢不遠萬里功高德劭退遜歸心況陛下道邁大宗勳烈與二旦以親以賢義實兼之是以臣敢緣天

文人有微所之庶，昧死上事，已奉尊號，願陛下無常心，已羣心爲心，忘其身，已萬物爲公，則宗廟蒸嘗，不替于今，逆虜游魂，一討而滅，無負于天下，無愧于七后矣。藝文類聚十三

又表

臣聞台衡在天，實承辰極，股肱雖卑，同體元首，臣負乘前朝，過充三吏，國之宗傍，有與聞焉，臣聞德合兩儀者，固已四海爲公，智周萬物者，不已一身爲私，舜禹揖讓，已陟帝位，湯武征伐，已濟時難，彼四王者，遭會不同，登受有異，至夫外已存物，愛世遺躬，其致一也，期于愛民治國，應變合道，已爲天下利而已矣，況宗廟是陛下之宗廟，百姓是大晉之百姓邪，陛下若忽七廟之重，拒天人之心，絕而不繼，困而不拯，則宗廟不歆其禋祀，羣生無所措其手足矣，況臣班其臣之列，荷累世之恩，上懷國家之統，俯絕烏鳥之情者哉，昔伍員發怒，手摧平王之墓，灌夫慷慨，身搴吳楚之旗，皆能宣

其臣節據其私忿戮尸斬將存亡罔恨臣誠無若人之才實有此人之慎苟得上憑天威展其微效雖隕九泉猶曰明白同上

又表

陛下之躬執謙光允恭克讓俛從吏議不總萬機布湯曠之詔開自新之路海隅漸惠朔南暨聲有生之倫咸被嘉慶陛下量包宇宙明蹈三辰靈祇稽應華戎同歡加以王室中微邦基將絕遺民元元屬命陛下陛下以德則無所與讓言事固所負荷誠宜遵小禮存大務援據圖錄居正宸極上副祖宗之心下一兆庶之望臣聞必也正名前聖大之春秋傳曰名以出信名苟不正則事有不從信苟不立則禮義或愆乃載籍之明誡開塞之所由也同上

又表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幷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匈奴中郎將司空幷州刺史廣武侯

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磾、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樹之㠯君、所㠯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㠯乏饗、故屈其身㠯奉之、知黎元不可㠯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㠯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㠯降、靡不由之、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于有虞、卜年過于周氏、自元康㠯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受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薦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

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庭、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厤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啟聖明、是以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于神明、聖姿合于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嚣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

百揆時敘于上、四門穆穆于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況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王之胤、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于枯荑、育豐肌于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踵百王之季、

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者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胷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覩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主簿臣辟閭訓，臣磾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奉表。臣琨、臣磾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文選、藝文類聚十三、晉書元帝紀

上言請以樓煩等五縣地處索頭猗盧

盧兄弟有救勝之功，舊勳宜錄，請移五縣民于新興，以其地處之。

宋書索虜傳

薦任光文

武士相見別駕從事任光識量簡大執心貞固使得對揚紫庭必能撫翼霜露增崇台曜任蒙亮采以弘急賢之義初學記二十

上太子牋太子鄴愍帝

聰以七月十六日復決計送死臣即自東下率中山常山之卒並合樂平上黨諸軍未旋之間而晉陽傾潰

與丞相牋

不得進軍者實困無食殘民鳥散擁髮徒跣錄召之日皆披林而至衣服藍縷木弓一張荆矢十發編草盛糧不盈十日夏則桑椹冬則營豆視此哀歎使人氣索想吳孫韓白猶或難之況以琨怯弱凡才而當率此以殄強寇書鈔一百五十六御覽三十五又四百八十九並引王隱晉書

昔車騎感猗駞救州之勳表以代郡封駞為代公見聽時大駕在

長安、會值戎事、道路不通、竟未施行、盧已封事見託、琨實爲表上
追述車騎前意、卽蒙聽許、遣兼謁者僕射、拜盧賜印、及符冊、浚已
此見責、戎狄封華郡、誠爲失禮、然蓋已救獘耳、亦猶浚先已遼西
封務勿塵、此禮之失、浚實啟之、浚遂與盧爭代郡、舉爲所破、紛錯
之由、始結于此、雁門郡有五縣、在陘北、盧新并塵官、國甚强盛、從
琨求陘北地、已竝遣三萬餘家、散在五縣、既非所制、又于琨殘弱
之計、得相聚集、未爲失宜、既徙陘北五縣、著陘南、盧因移頓侵逼
浚西陲、圍塞諸軍營、浚不復見恕危弱、而見罪責、
琨傾身竭誠、北和猗盧、遂引大衆、躬啟戎行、卽具白太傅、切陳愚
見、取賊之計、聽宜時討、勸不可縱、而宰相意異、所慮不同、更憂苟
晞馮嵩之徒、而稽二寇之誅、遣使節抑挫、臣銳氣、臣卽解甲、遣虜
衆歸國、
浚設壇場、有所建立、稱皇太子

平昌以九月遇禍世子時鎮隴右故得無恙

焦求雖出塞鄉有文武贍幹荀晞用爲陳留太守獨在河南距當石勒撫綏有方琨以求行貝兗州刺史後聞荀公以李述爲兗州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求同日而論至于膽幹可以處危權一時之用李述亦不能及求而王玄年少便欲共討求琨以求已與玄搆隙便召還而州界民物甚不安服述二千石及文武大姓連遣信使求刺史是以遣兄子演代求領兗州事往年春正月遣詣鄴至是靳王桑走趙國云云今勒據襄國逼近鄴城故令演轉南演今住在廩丘而李述欲爭兗州或云爲荀公所用或云爲明公所用大寇未殄而自共尋干戈此亦大潰也輒敕演謹自守而已

傳長安消息主上是秦王

致裴一領亦達其情耳

荅晉王牋

謹當躬自執佩馘截二虜晉書劉琨傳建武元年元帝轉琨爲侍中太尉并贈名刀琨荅

與親故書時聞祖逖被用

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晉書劉琨傳

荅太傅府書

偕遣使驛離閒其部落淵遂怖懼一大于南奔蒲子雜虜歸降萬有餘落

聽彌一上黨龐惇不能禦

安居走利韓逼授書封田之敗黃肅不還洨辰之開名將仍殄郎重遣江陶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疾據襄垣續遣壓揚將軍趙擬梁余都尉李茂與倚并力輕行夜襲賊捐棄輜車宵遁而退追尋討馘獲三分之二當聽彌之未走烏丸劉虎構爲變逆西招白部遣使致任稱臣于淵殘州困弱內外受敵輒背聰而討虎自四

月八日攻圍

與兄弟書

單于但欲得君汝不可不檢送[御覽八百九]

與兄子南兗州刺史演書[案南字疑衍]

前得安州乾茶二斤薑一斤桂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煩悶恆假眞茶汝可信致之[御覽八百六十七又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引末三句吾患體中煩悶常仰眞茶汝可信致之]

也

與石勒書

將軍誕稟雄姿勇略自然大呼于紛擾之中奮臂于駭亂之際發迹河朔席捲兗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論所已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聚徒百萬而莫爲己用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將軍豈知其然乎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

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勉而終必殄
滅者也昔赤眉盛于東海黃巾連帶三州張昌李辰僣逆荆豫或
擁衆百萬橫逆宇宙所已一旦敗亡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劉
聰父子戎狄凡才乘釁肆毒寇虐人神殺父害弟偷竊位號自古
及今豈有聰比而可以正天下者乎見將軍明鑒灼然所宜懸了
者也況附聰之弊漸以彰著資財不爲己用名位不可得守有若
晨霜秋露雰霧之氣雖朝凝而夕消暫見而尋沒也今將軍附賊
而望爲民主不亦難乎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
崇隨時望而歸之勳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
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蟻寇不足掃成敗之數有似呼
吸吹之則寒噓之則溫（已上四句從十六國春秋十一補）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
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
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以來誠無戎

人而爲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遐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適聞將軍攻城野戰、合于機神、雖不覩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晉書載紀石勒傳藝文類聚二十四又見十六國春秋十一

答盧諶書

琨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輈張、困于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凋殘、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以一丸銷之、其可得乎、夫才生于世、世實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曜于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于隨

掌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耳然後知聃周之爲虛誕嗣宗之爲妄作也昔騄驥倚輈于吳坂長鳴于良樂知與不知也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矣勖之而已不復屬意于文二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一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琨頓首頓首文選藝文類聚二十六

書

膽識堅定臨難無苟免之意

移檄州郡

已與代公盧猗方謀討勒走伏無地求拔幽都效善將來今當便遣六脩字猗盧南襲平陽除僭僞之逆類降知死之逋寇順天副民翼戴皇家斯乃曩年積誠靈祐之所致也其聽所請受任通和十六國春秋十二

散騎常侍劉府君誄

爰自上葉帝堯之胤堂堂漢祖巍巍高頴茂載孝景克紹前訓穆矣靖王開國作鎮惟祖惟父乃光有晉積行累仁世篤忠順是用感和誕育奇偉淑質英挺金聲玉振嗟乎君侯仍寢斯疾命不可延中年殞卒衡飆摧華閶風彫實如可贖兮人百其質存若燭龍銜曜沒若庭燎俱滅搢紳顏範于高模邦國彌悴于賢哲藝文類聚四十八

與段匹磾盟文

天不靜晉難集上邦四方豪傑是焉扇動乃憑陵于諸夏俾天子播越震蕩罔有攸底二虜交侵區夏將泯神人乏主蒼生無歸百罹備臻死喪相枕肌膚潤于鋒鏑骸骨曝于草莽千里無煙火之廬列城有兵曠之邑茲所以痛心疾首仰訴皇穹者也臣琨蒙國寵靈叨竊台岳臣磾世効忠節忝荷公輔大懼醜類猾夏王旅殞

首覆元惡共尼禮古先哲王貽厥後訓所吕翼戴天子敦序同好者莫不臨之吕神明結之吕盟誓故齊桓會于邵陵而羣后加恭晉文盟于踐土而諸侯茲順加臣等介在遐鄙而與主相去迴遼是吕敢干先典刑牲歃血自今日既盟之後皆盡忠竭節吕翦夷二寇有加難于琨磾必救加難于磾琨亦如之繾綣齊契披布胸懷書功金石藏于王府有渝此盟亡其宗族俾墜軍旅無其遺育

藝文類聚三十三

祖納

納字士言范陽遒人元康中平北將軍王敦辟爲從事中郎轉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庶子後爲中護軍太子詹事封晉昌公元帝爲丞相引爲軍諮祭酒免後吕溫嶠薦除光祿大夫

上趙王倫疏請宥東萊王蕤北海王寔

罪不相及惡止其身此先哲之弘謨百王之達制也是故鯀既殛

死。禹乃嗣興。二叔誅放。而邢衛無責。逮乎戰國。及至秦漢。明恕之道寖。備嫌之情用。乃立質任。以御衆。設從罪以發姦。其所由來。蓋三代之弊法耳。數寶獻王之子。明德之胤。宜蒙特宥。以全穆親之典。晉書文六王傳

祖逖

逖字士稚。納弟。元康中爲司州主簿。後辟齊王冏大司馬掾。長沙王乂驃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永興中棄官。後避亂淮泗。元帝遣用爲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拜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進平西將軍。改平北將軍。河南平。進鎭西將軍。太興四年卒。贈車騎將軍

渡江誓

祖逖不能淸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晉書祖逖傳。又御覽四百八十引晉中興書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八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歐陽建

建字堅石、勃海人、石崇外甥、辟公府、歷山陽令尚書郎馮翊太守、有集二卷、

登櫓賦

登茲櫓以遐眺、闢曾軒以高眄、仰天塗之綿邈、俯平原之曠衍、嘉暮春之令節、悅和風之微扇、傍觀八隅、周覽四垂、面孤立之峻峙、瞰曲岸之脩崖、植榆楸以成列、插垂柳之差差、寓目忽以終日、情亹亹而忘疲、藝文類聚六十三

言盡意論

有雷同君子、問于違衆先生曰、世之論者、以爲言不盡意、由來尚矣、至乎通才達識、咸以爲然、若夫蔣公之論眸子、鍾傅之言才性、

莫不引此爲談證而先生曰爲不然何哉先生曰夫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聖人不言而鑒識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圓已著色不俟稱而黑白曰彰然則名之于物無施者也言之于理無爲者也而古今務于正名聖賢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誠曰理得于心非言不暢物定于彼非言不辯言不暢志則無曰相接名不辯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原其所曰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辯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爲二矣苟其不二則言無不盡矣吾故曰爲盡矣 藝文類聚十九又世說文學篇注

張緝

緝南陽人官太常

父昔爲丹陽郡，有二臣，主簿劉亶、賈頌等，理罪除名。今覲父亡，居在郡下，亶等不來臨喪，又不齊縗。凡人有喪，匍匐救之，況于君臣之義乎。而亶等敢懷僭君之心，公肆夷狄之行。通典九十九

劉亶 賈頌

亶頌丹陽郡主簿，

告太常自理

近爲陳事犯忤，加鞭付獄，亶頌默然，待放戮辱，放退。君臣道絕，抱罪之人，不敢見靈柩也。通典九十九

馬平

平元康中爲太常博士。

議劉亶賈頌等事

案禮，君臣之道，有合離之義。亶等昔爲君所棄，是爲義絕。義絕之臣，責其自親于君，已見放逐，求還親臨喪事，于事則近僞，于禮無

此制也。通典九十九

胡濟

濟，元康中爲尚書郎，領著作，有集五卷。

瀍谷賦

森高陵之崇峻兮，臨玄谷以遠覽。仰高丘之崔嵬兮，望清川之澹瀁。爾乃涉重險，陟椿梢，荷春木，臨幽谿。渫谷豁以窈窱，高峯鬱而岩嶢。藝文類聚九

黃甘賦

惟江南之奇果，資天地之正陽。生殊方之妙域，稟朱鳥之遐鄉。處漢之南，背江之陰。左協蘭皋，右接桂林。帶激水之清流，向崇山之高岑。三秋迭運，初寒履霜。照爛原隰，映林荒。若姿華之繡綺，非燭龍之銜金瑞。藝文類聚八十六，初學記二十八

奏薦伍朝

臣以爲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乘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憔悴以終身故令敦褒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案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爲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尚 晉書隱逸伍朝傳

改葬前母服議

今禮無其章不復特爲之法故取繼母服準事目下得申孝養之情推此所奉前繼一也以爲前母改葬宜從眾子之制 通典一百二

鄭豐

豐字曼季沛國人司空張華辟未就 見吳志大帝赤烏二年注引文士傳

答陸士龍詩序

鴛鴦美賢也有賢者二人雙飛東岳揚輝上京其兄已顯登朝而弟中漸婆娑衡門然其勞謙接士吐握待賢雖姬公之下白屋

洙泗之藝三千。無以過也。乃眷垂顧。惠我好音。思樂結永好之懽云爾。陸雲集

又荅

蘭林懽至好也。有君子世濟其美。英名光茂。遭時暫否。福德衡門。顧我殷勤。屢辱德音。思與結好。以永不刊。陸雲集

又荅

南山酬至德也。有退仕衡門。脩道以養和。棄物以存神。民思其治。士懷其德。或思置之列位。或思從之信宿。詩人嘉與此賢。當年相遇。又屢獲德音。情懽心至。故作是詩焉。陸雲集

車永

永字茂安。

與陸士龍書

永白。昨因王弘季有書。怪足下無荅。外甥石季甫忽見使為鄮令。

除書近下、因介便道之職、得此、冏然、老人及姊、自聞此門三四日中、了不能復食、姊晝夜號泣、不可忍視、外甥之中、老人眞自愛恤季甫、恆在目下、卒有此役、舉家慘慼、不可深言、昨仝伯始有一將來、是句章人、具說此縣、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蝨害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如其不行、恐有節目、直爲愁憒、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來報、車永白、陸雲集困學紀聞二十

荅陸士龍書

永白、即日得報、披省未竟、懽憙踊躍、輒于母前、伏誦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也、足下此書、足爲典誥、雖山海經、異物志、二京、南都、殆不復過也、恐有其言、能無其事耳、雖爾猶足息號泣、權忭笑也、府君入後、月當西出、足下可豫至界上、吾欲先一日與卿相見也、荅不復多、車永白、同上

王琨

琨元康中爲新城令入拜尚書郎案王導長子悅無子以弟恬子琨爲嗣襲導爵始興郡公衆選丹陽尹羊代不相合非即此也

薦范喬

喬稟德眞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内奧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簞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彥晉書隱逸范粲傳粲子喬元康中詔求廉讓沖退履道寒素者㠯參選敘尚書郎王琨乃薦喬

刁協

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惠帝時爲濮陽王文學累轉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歷成都王穎趙王倫長沙王乂參軍司馬東瀛公騰臨漳長史轉潁川太守懷帝初遷河南尹未拜渡江元帝㠯爲鎮東軍諮祭酒轉長史尋爲丞相左長史建武初拜尚書左僕射大興初遷尚書令尋加金紫光祿大夫王敦之亂出奔遇害

奏爲顯義亭侯煥選官屬

昔魏臨淄侯以邢顒爲家丞，劉楨爲庶子，今侯幼弱，宜選明德。晉書琅邪王煥傳

奏請緩征徐龕

臣等伏思淮北征軍已失不速，今方盛暑，且涉山險，山人便弓弩，習土俗，一人守阨，百夫不當，且運漕至難，一朝糧之，非復智力所能防禦也。書云，寵致人不致于人，宜頓兵所在，深壁固壘，至秋不了，乃進大軍。晉書蔡豹傳尚書令刁協奏

駮孫文上事

諸侯奪宗，聖庶奪嫡，而況天子乎，自皇祚已來，五十餘年，宗廟已序，而文攻乎異端，宜加議罪。通典五十二，建武初，孫文上事，宣帝支子不應祭豫章京兆二府君，僕射刁協

復肉刑議

聖上悼殘荒之遺黎傷犯死之繁衆欲行刖以代死刑使犯死之徒得存性命則率土蒙更生之澤兆庶必懷恩以反化也今中興祚隆大命惟新誠宜設寬法以育人然懼羣小愚蔽習翫所見而忽異聞或未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刖甘死者殺則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爲允晉書刑法志通典一百六十八尚書令刁協等議

李矩

矩字世迴平陽人梁王彤以爲征西牙門將討齊萬年有功封東明亭侯還爲本郡都護謝病去東海王越以爲汝陰太守永嘉中太尉苟藩承制假滎陽太守加冠軍將軍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陽太守以距劉聰功除安西將軍都督河南三郡軍事滎陽太守封脩武縣侯元帝即位進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改封平陽縣侯後爲石良所破率衆南歸至魯陽墜馬卒

敕郭誦

汝識存亡之談，不迎接郭默，皆由于卿臨難逃走，其必罪之。晉書李矩傳

禱子產祠

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晉書李矩傳，又十六國春秋四

張林

林，常山眞定人，黑山賊張燕曾孫。爲趙王倫逼事令史。倫篡位，拜尚書令、衞將軍，封郡公，爲孫秀所譖誅。

與趙太子夸牋論孫秀

秀專權，動違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一時誅之。晉書趙王倫傳

陳夫人碑

夫人姓徐，吳郡嘉興人也。夫人少膺靈粹，誕茲淑貞，聰哲明敏，溫恭柔順，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恭順不惰，其心明烈，實備

其體。若夫柔惠淸順。中和聖善。婦德旣備。母道亦踐。志厲冰玉。厥德靡顯。靡靡其操。翼翼其仁。明景內暎。朗節外新。芳徽風邁。淑愼其身。藝文類聚十八

鄭方

方字子回。

獻齊王冏書

方聞聖明輔世。夙夜祗懼。泰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大王安不慮危。耽于酒色。燕樂過度。其失一也。大王徼命。當使天下穆如淸風。宗室骨肉。永無纖介。今則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侵。邊境不靜。大王自以功業興隆。不以爲念。其失三也。大王與義。羣庶競赴。天下雖寧。人勞窮苦。不聞大王振救之命。其失四也。又與義兵歃血而盟。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自淸泰已來。論功未分。此則食言。其失五也。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謗讟盈塗。人懷忿怨。方以狂

冒死陳誠。晉書齊王冏傳。冏輔政專恣。方發憤步詣洛陽。自稱荊楚逸民。獻書于冏。

王豹

豹順陽人。為豫州別駕。齊王冏為大司馬。以為主簿。上牋見殺。

致齊王冏牋

豹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為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為誅。為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為諡。伏惟明公虛心下士。開懷納善。款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于聽。豹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為輒有不善也。今公迺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法。尋中間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間樹根于關右。成都盤桓于舊魏。新野大封于江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強盛。並典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

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蒺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目淺見陳寫愚情昔武王伐紂封建諸侯爲二伯自陜目東周公主之自陜目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强兵不敢入闚九鼎所目然者天下習于所奉故也今誠能尊用周法目成都爲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爲南州伯目揔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于外盡忠于內歲終率所領而貢于朝簡良才命賢儁目爲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踣竄社稷可保願明公思高祖納婁敬之策悟張良躡足之謀遠臨淵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恩宛許可都也晉書忠義王豹傳

重致齊王冏箋

豹書御已來十有二日而聖旨高遠未垂採察不賜一字之令不敕可否之宜蓋霸王之神寳安危之秘術不可須臾而忽者也伏

奏劾尚書梅陶

臣聞放勳之殂八音遏密雖在凡庶猶能三載自茲已來歷代所同肅祖明皇帝崩背萬國當存來月聖主縞素泣血臨朝百僚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請下司徒論正清議（晉書鍾雅傳）

顏含

含字弘都琅邪莘人惠帝時太傅東海王越以爲參軍出補闓陽令元帝鎮下邳復爲參軍及渡江以爲上虞令轉王國郎中丞相東閤祭酒出爲東陽太守補太子中庶子明帝時遷黄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歷散騎常侍大司農成帝時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右光祿大夫光祿勳以年老致仕後二十餘年卒年九十三謚曰靖

駮陸睢假節制曰

曄內蘊至德清一其心受託付之重居台司之位旣蒙詔許歸省墳塋大臣之義本在忘己豈容有期而反無期必違想謂宜還自還不須制日晉書陸曄傳咸和中求歸拜墳墓有司奏舊制假六十日侍中顔含侍郎游憙駁

郗鑒

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趙王倫辟爲掾稱疾去職倫誅司空何劭引爲參軍累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元帝承制假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鎭鄒山就加輔國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永昌初徵拜領軍將軍明帝卽位拜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假節鎭合肥徵爲尚書令王敦平封高平侯遷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靑三州軍事兗州刺史鎭廣陵成帝卽位進車騎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兗州刺史蘇峻反進司空都督揚州八郡軍事峻平加侍中封南昌縣公進太尉卒年七十一贈太宰諡曰文成有集十卷案晉書郗鑒傳有討蘇峻誓師文鼓文類聚三十三目爲庾闡作今編入庾闡

思明公挾大功、抱大名、懷大德、執大權、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賢聖所以戰戰兢兢、日昃不暇食、雖休勿休者也、昔周公以武王爲兄成王爲君、伐紂有功、以叔輔政、執德弘深、聖恩博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風雨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禍、未知所限也、至于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爲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且元康以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在呼噏、豈復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至乃悟、悔無所及也、今若從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國、北與成都分河爲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寬方千里、以與圻內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獎皇家、貢御之法、一如周典、若今聖規可、先旨與成都共論、雖以小才、願備行人、昔厮養燕趙之微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開其說、兩國以寧、況豹雖陋、大州之綱

紀（文選傳亮爲宋公脩張良廟教注引虞預晉書大州上有故字）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晉書忠義王豹傳）

鍾雅

雅字彥冑潁川長社人魏太傅繇弟仲常之曾孫爲汝陽令徵著作佐郎東海王越請爲參軍遷尚書郎避亂江東元帝爲丞相引爲記室參軍遷臨淮內史振威將軍徵拜散騎侍郎轉尚書右丞又轉北軍中候王敦請爲從事中郎補宣城內史明帝時加廣武將軍徵拜尚書左丞成帝卽位遷御史中丞拜驍騎將軍侍中蘇峻反從駕石頭遇害追贈光祿勳

奏改太廟祝文

陛下繼承世數于京兆府君爲玄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之昆弟從祖父也景皇帝自己功德爲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廟亦宜除伯祖之文（晉書鍾雅傳）

粲

上疏遜位

臣疾彌留，遂至沈篤，自忖氣力差難支，有生有死，自然之分，但忝位過才，曾無以報，上慙先帝，下愧日月，伏枕哀歎，抱恨黃泉，臣今虛乏，救命朝夕，輒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乞骸骨歸丘園，惟願陛下崇山海之量，弘濟大猷，任賢使能，事從簡易，使康哉之歌，復興于今，則臣雖死，猶生之日耳，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眾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啟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為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晉陵內史邁，謙愛養士，甚為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戶子弟，堪任兗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為，是以敢希祁奚之舉。晉書郗鑒傳

周札加贈議

夫貶臧否宜令體明例通今周戴已死節復位周札已開門同例事異賞均意所疑惑如司徒議謂往年之事自有識已上皆與札不異此爲邪正坦然有在昔宋文失禮華樂荷不臣之罰齊靈嬖孽高厚有從昏之戮古況今譙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札宜貶責明矣（晉書周札傳）

又駁

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爲幽厲邪（晉書郗鑒傳）

書

鑒頓首頓首災禍無常奄承遘鄰念孝性蓁棘兼剝不可堪勝柰何柰何望遠未緣敘苦以增酸楚鑒頓首頓首（淳化閣帖二）

郗愔

愔字方回鑒子成帝時襲爵南昌縣公徵拜中書侍郎歷驃騎

何充征北褚裒長史，遷黃門侍郎，轉臨海太守，以疾去職，居章安十餘年。簡文輔政，徵拜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出為輔國將軍、會稽內史，遷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平北將軍，假節，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簡文即位，就加鎮軍將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孝武時致仕，徵拜司空，不起。太元九年卒，年七十二，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有集四卷。

上言魏雋事

功曹魏雋，周喪內迎婦，拜時，鄉曲已進禮譏之。通典五十九，太和中平北將軍郗愔上言。

論喪遇閏書則時

省別書并諸儀，具三禮證據，誠所未詳。然恐祥忌異月，于理既為不安，又十三月而祥，二十五月而畢，明文煥然，而閏在周內，合而不數者，則閏正月遺艱，便應以十二月祥，于時則未忘周年，于忌

則時尚平吉若由天無是月故略而不許則凡在五服皆應包閏其如足下所論若云情重則宜包情輕故宜數是爲制之由情而未本乎厤數必天無是月則雖情有輕重而含閏宜一且齊衰之制遇閏而包降爲大功則數而除天性攸同而包數異制以月爲斷者數閏以年爲斷者除閏推此而言則除數所由蓋以所遇爲分斷非本情之所以以後月爲周者故是上之所論以吉爲忌于理不通故耳云閏在周後將非其喻至于凶事尚遠蓋施于卜日祥葬制無定期故不得即伸物情務從其遠耳若理例坦然義無疑昧豈得不循成制而以過限爲重或謂閏者蓋年中餘分故宜計其正限以補不足今再周無閏則不補小月之限閏在周後便欲以六十日爲一月者當以既已遇閏便宜在盡其月節故也月節之雜足下釋之且節必在閏月之中則合月從節即復進退致闕通典一百孝武崩閏二年會稽內史郗愔書

雜帖

九月七日愔報、比得箋、知弟漸佳、至慶、想今漸勝、食進不、新差、難將適、猶懸憂、遣不具、愔報、淳化閣帖二

二十四日愔報、比書想悉達、日諒弟佳、不及數字、愔報、同上

遠近何也、王右軍竟去、不付后首干一節、同上

想親親悉如常、敬豫何當來耶、道祖故未善差、恆在尚書、不見來多日同上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九終